



東坡後集卷第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鯀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水拆雷解
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鉄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知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貫所栖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賦八首

點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附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
燭之有索中索堅整聲在索中曰噫此鼠之見
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

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
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
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索中索堅而不可究
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
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
之幸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免於處女烏
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
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
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
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此不一

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悅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誅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上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順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予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幃暑至於溫寒至初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

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酋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道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畊於二具有田一壘木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墜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金甌其空四隣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奎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敲鐘其鏗奴拜喜而告予此兩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聆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

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
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
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害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
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裘乎吾儕小人輕
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辟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
以無惑居不墜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
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

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
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
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
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
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
之卜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標以二米之禾藉以二脊
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罍繁絡
青綸隨馬車之錫杖款木門之銅鐸分帝賜之餘瀝
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頽盡三

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蚩鼓巴
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閨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
淙澗進苑蠶於渺茫帛夫差之惇鯨厲此觸於西子
洗亡國之愁顏鴛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
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
刪之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
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訢予以不遭豈千歲
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其於

素萬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
尚藥石而可曹叔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尔
厥燼之中免尔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
尊熬與黍麥而皆孰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
歎幽姿之獨高知其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
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
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
跨始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馭翻
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彙或騎麟而

翳鳳爭楫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一首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鬱爲裸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衡帶屈首蒲薦文麝多息而本羶蘇合若薝而實韋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髮鬢或羣勞而妄闢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落旬而並云劫儻崖之異塵實超然而不群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

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介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嶢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徃壽子之生朝以寓我之老勲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考於悅怍無一徃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孰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孰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斲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

之
米為母麴其父黍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
耳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
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釋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
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
於蓬蠶室兮醜雛鷺之毳毳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
而秋淒自我瞞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曠朝
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
猛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顛無以
所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壁且握珠兮挾

所有以傲厥妻遂誦以忘食兮啟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神聖功
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醉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
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香冥冥其其以道徑得天真
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
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特行道我則師齊相之
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
春風疑宿雲之解駭漏朝日之暎紅初醴粟之失去
旋眼花之掃空酷愛玉血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

不頌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叩體
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
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
夜光之璧下可以餉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
而不我燥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
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問州問五斗解醒不問妻
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鞵殿上夸謫仙之敏
捷陽醉過地常陋王式之禰鳴歌仰天每譏揚惲之
賦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聞其

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
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
吾友吾方畊於澌菴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
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禪也夫物
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
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

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
鹹而生者其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
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
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澁為淚為
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
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
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
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
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
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

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
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
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
槁而不能液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
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渾雜獨發於宮中給
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
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
氣方歸鏘瓊瓊佩之落落谷斃玉池之牛肥吾三燕而過
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
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湫松喬之安在猶

想像於庶幾

琴操一首

醉翁操 并引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
把酒臨聽輒欣然志歸旣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壬沈
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
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
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
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
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

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
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人月明
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聲
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
有時而童巖水有時而田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
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二首

王六年表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

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其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子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誅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舛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
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
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
米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
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
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
作此詞君諱桀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
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
穰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為戰

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
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
為左右乎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
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
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
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襲斷而其君子抗志礪
節敏於學矯矯鐘君沫于德淵自潔濯貧不怨天困
不求人老愈慙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絕墨玉未琢君

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日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
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屢
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幄三子有立移書
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
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一首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
也占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
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蘭桂牡桂比無毒

大畧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
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
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
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適居海上法
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
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
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
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
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
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
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木根黃金山空青丹砂晨嗽珠
夜明百卉其辛角芳馨梅檀沈水乃公卿大夫之蘭
士薰衡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乎釀為我
醪淳而清其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
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木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
我常作醉中醒

銘八首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

出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
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
我無可據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亦豁四出其齋
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頴城因頴為陞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其
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凌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襲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庭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性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淋可使社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齊我茶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減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故又改為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亡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知世人生短慮長火宅不治寸田是荒鋤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砥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
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
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
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
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
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
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
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

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溫谿心
者請於遣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
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
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

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
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
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
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於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
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

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璠盜竊鼠亂鄭璞鵠祗晉棘
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駘推食劔視鐵秘
錯落其室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父就淪蟄
時節沐浴以辛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知伯時父
琅然環玳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仲和父銘之維以味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
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
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
其根求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
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
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
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
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
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

除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
晚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
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
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
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
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
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
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
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
此易所謂正位疑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
小子方以說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
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
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審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
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玆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勻玆雖無心於求世亦擇
勝而栖神蔚鷲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
庭宇跨歛江之鼇龜岌飛簷簷與鐵柱挿清江之齋淪

眩古潭之百川涵萬象於瑤琨秋月魄以終夜湛天
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闢與
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蟻
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
或殺綫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
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况於人器而

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自
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
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箏試與予
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
絲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
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
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
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
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東坡後集卷第八

東坡後集卷第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遺予丹石硯察然如美藥之出水殺墨而宜
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
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為赤竟以貫
賜谷是生斯珎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
中洲孰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印存

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軒鉤以全吾直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坵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土室廢得友天宅遇發立將復焉麟獲繫然黃于玄堂曰

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于石硯銘一首

孰形無情古亦卯生黃胞白絡以孕黜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寐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立雲之霏霽對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共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與賈以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悶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
學界長頭

郊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郊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
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其杞菊老樵漁是器實實相予為散

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
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馬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
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監挽磨
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
蹠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求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
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
後僵流涎磨牙咲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兩工
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即龔門舐地尋鹽湯

二 疎圖贊一首

惟天爲律而不予時沈潛剖克以熒和之於赫漢高
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
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徒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 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
期伐陳季子救陳謂于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
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
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大宰嚭以行成於
吳吳王許之季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
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

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為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秦伯之德鐘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
幾五之一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偃松屏贊并引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暎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晝寒
松偃蓋為護者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偉竒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硤硤齶齶

方春不知江寒秀發孺子介劔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瘡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開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案
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
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
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旦
遣使告求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膺
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
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

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國人起君不以時馬有斃者上
亦不問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
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
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
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
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
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
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
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
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

歎三馬之神駿乃馬之贊曰

吓鬼章世悍騎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建服虎貂效天
驥之內朝八天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見瑤帝念民乃
下招籛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瘠者
舉脣見咽方其瘠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
為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頽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馬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于龍眠矣嗚乎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
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
兩者之間也伯時死龍眠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益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
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
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
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

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
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
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
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
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
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云
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
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
非獨吾云尔二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
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
審矣士如良金美玉而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
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昔年而論議
日新若得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
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
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
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
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搗藻尺素之上弄翰
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

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
異出以示臣軼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叙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昔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平俗互有言惠
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袞袞疾走

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惠之
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
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並嚴法界海
慧心盡為蘊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
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僕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
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
如水鏡以一合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

聽得道淺深之候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口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與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為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

予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上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下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

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
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奩書君令時
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
為政予以為有托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
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
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
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
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
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

虛已盡下求人知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
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
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
雲而文章議論載其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
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
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
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
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

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

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羹醢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人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

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口自為墓誌予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
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
翕然以爲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
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
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
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柳宗元發

纖穠於前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
空圖嶠岷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
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而梅而
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
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
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
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
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旣
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
高志爲吏更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

詩如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關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簾嚴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叱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二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

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鐘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

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首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
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
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
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
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
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劉棄塵
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旣而收福也吾始得道非遷頴
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

是大作呻吟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
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
薰血旣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且夕食淡麩
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
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
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
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旣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
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吞之曰事無事之事有事治
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

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烏乎意嘻館客不終以是為愧兮

補龍山文一首并引

丙子重九文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靈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為中觴一笑粲發使樽競秀榆柳獨脫騏驎交騫為驚寒先斲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或服囚首枯顛出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

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明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右辭明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糲與粃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疾之愈久而

蓋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
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
而止尚有五升之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
二兩之麴皆澤以火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
必糴接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
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古爲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
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釀得二斗有半此吾

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麴者爲粥米一而水三
之拌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攪而丹
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
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麴絕不
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
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後牛而海南爲其容自高化載牛渡海
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泐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
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

藥但殺牛以博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
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
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
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衣哉子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
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表乎庚辰二月十五日
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
謂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
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
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
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
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
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
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
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

矣公不吝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
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
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
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欲當論
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
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
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意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
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稟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
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
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變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
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或涕
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

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
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
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
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以誘邪淫
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
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
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
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
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
道也直入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

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在粟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离离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臯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

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一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二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膺達故膺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二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決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鉉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木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東坡後集卷第九

東坡後集卷第十

祕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我于潛
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
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
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

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

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

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

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旣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說激之行與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

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
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
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
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大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
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
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
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
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
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
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人

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
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
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
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
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
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帝元成以侯讓其
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
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
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我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于天子綦小而至于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畊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

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為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浮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

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權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雖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

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博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

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

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不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

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令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變襲而新音代作律謝舉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知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充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得樂毒石以搏去其疾則替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

通之禮樂之興廢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

下爲已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旣醉者成王之詩也其

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
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
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

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敬予又改爲兮服
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旣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
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
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
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謹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

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淨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繫繫者衆秋心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
川騰溢未思朕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
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
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濯巧無禁豪右
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
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豕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帝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
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
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
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
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
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

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
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
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
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
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
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
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
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
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
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

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
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
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
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
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
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
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
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
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
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
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
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
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
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
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
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爲此臣所以妄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
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遠
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
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

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御臣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問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問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太平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

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
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
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
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
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
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
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
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
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
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

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
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
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之斷然如戰國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
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
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
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
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
善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
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

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微乎所謂利人己浚而浮費彌
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
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
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土帑之吏日夜儲其
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
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
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
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
去其無用多則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
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

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
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
為等第其入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
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
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與外之職司常相閑
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
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
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
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
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

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
何以典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
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
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
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
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
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
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
而論其久近也繫繫者繫繫者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

滯兩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求思厥咎
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
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
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
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
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
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
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
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
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陸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
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
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
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
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
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
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
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
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
其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

下爲咻煦溫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以堅疑
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
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
策又有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
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
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
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
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
相診本不至於六六診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
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

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象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繫杜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踈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

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適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適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適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

道非有弊治美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
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
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
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
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
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
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
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其心
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

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
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
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
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
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
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特
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
於國風而至於函獨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
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
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

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
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豕宰制國
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
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帝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
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
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
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卽官領度支而職事
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旣衆簿書益繁百
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利下媚
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

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
議今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
備邊陲守禦一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
義此六者亦六今之所當論也音召穆公曰民患輕
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
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
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
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

陸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
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
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
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
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
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
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
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既問
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

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
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
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
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
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
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
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
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
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
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

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
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
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來山
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
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

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
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
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
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
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
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
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
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
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
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

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門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中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

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採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予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對士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

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
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
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
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
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
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
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
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
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
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

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
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
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
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
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
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
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
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
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
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

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

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入爲善不

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
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
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
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
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知嬰
兒爲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
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
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
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

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
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
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
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
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
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
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
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
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

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

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

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

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

而謂周公行之數聖策白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
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
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一者皆審
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
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
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
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

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
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
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
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
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
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
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
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
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

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誓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躰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

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

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
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
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
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
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
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
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第十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吏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
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討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之君以事周命爲三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苟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器自至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
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首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
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氏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新田

中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二天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道守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執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此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均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道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大平王之

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尊定不遷之計收豈鄣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及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其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

厥兵空虛之秦譬以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韶齒也可拔遂快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下丞相紹等言燕齊剝地遠不置王無以

堯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

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表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鄢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
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
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
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
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二代聖人以
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
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

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
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
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吾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蠶蠶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鳥
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於海上曰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蠶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
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
會稽為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
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大淺者言也
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
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
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
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
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
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怨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被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
齊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
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
齊也又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

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
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
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
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歎曰否孔子實欲
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又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惡三桓之
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
羣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

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和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蔡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蔡弘羊而世主獨其

心焉昔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廢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蔡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是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
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
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
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
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
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
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
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

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
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
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
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

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史變知六國之所以久
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
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木
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
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
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稚魯無能為者雖欲然叛而
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
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毀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

歸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不知其能構頂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斲耕夫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及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比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二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痴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至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閻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既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

東坡後集卷之十一 十七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下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
人臣很顛脇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
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
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
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責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
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
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
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
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
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詐之必不察也矣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
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鬻
友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
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
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
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
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
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

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于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
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其臣正常
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於君與大天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
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
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使以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康而

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
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
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
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
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
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
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揔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
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
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
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

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
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
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
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
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斃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苟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
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之哀

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
於桓隱公進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克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
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
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
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

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
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
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
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
師師有密詠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
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
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
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
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

堯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既福如此
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相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捨
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
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
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

六嬖之既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
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
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
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
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
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
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

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
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
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
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
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
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執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日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

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